

文化传统与当下

【品读经典】

大师的挽联

□ 张光茫

又是一年清明来。每当此时，关于清明忆故人的话题，就会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大师们笔下的挽联，或蕴含着交往的轶事，或讲述着不可泯灭的历史。今日读来，让人颇为感慨。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十七年国家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笺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被誉为挽联之佳作。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陈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抗议。

赵元任挽刘半农联：“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亦庄亦谐，令人称绝。刘半农带领学生到内蒙古考察民俗，回来路上染上回归热，不幸去世。像这样因公职去世的名教授，在北大历史上要算第一人，因此学校在其遗体上覆盖了北大校旗，以示哀荣。全校教职员都参加了葬礼，据说规格之高，在北大历史上绝无二人。

郭沫若挽鲁迅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高尔基比鲁迅早去世四个月，故郭沫若充满悲情地写下“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短短100多天，世界文坛“叠坠双星”，委实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损失。郭沫若由此流露出痛心疾首的情感，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梁漱溟一生关注民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敢于“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堪称“中国的脊梁”。冯友兰和梁漱溟都是北大的耆宿，在文学界、史学界各有千秋。两人长寿，著作等身。冯友兰以钦佩之情撰写了挽联，对这位当代的儒学大师“盖棺论定”。

钱伟长挽钱穆联：“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钱穆的长兄钱挚一生在家乡从教，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挚英年早逝，儿子钱伟长由叔父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钱伟长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金庸挽梁羽生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金梁如瑜亮，梁羽生和金庸引“新派武侠小说”风气之先，虽然梁羽生去世，但对他的报道总是离不开金庸的名字。二人的成就、影响，世有公论。金庸称梁羽生为“大先辈”，称“自愧不如”，谦抑的境界令人景仰。

这些大师的挽联，或寄托哀思，或激励生者，更多的是一种真情，激发着后人无限的哀思。



□ 苗得雨

以前，人们称京戏为“大戏”，“拉锯、扯锯，姥娘家门前唱大戏，请闺女，搬女婿，亲家母，你也去……”那是逢年过节似的高兴。当年在农村，村里没有演新剧目的业余剧团时，开晚会都是让唱京戏的唱上几口，唱《四郎探母》、《游园惊梦》或《四五花洞》，有一个唱腔极好听，根据记忆，现在对照，就是南梆子。

那时，官方对京戏不禁止，但也不提倡，提倡的是改编的或新创作的，如《逼上梁山》。有的内容有现实意义，也允许演，如《童女斩蛇》，可以配合当时的反封建迷信。虽然界湖镇（今沂南县城）戏班那个赵德仁已是三十好几的汉子，演童女还是很感人。普通百姓对京戏，不管是旧的还是新创作的，都喜欢。

当年在农村，壮岁以上的人，会哼唱京戏的不少。我们邻村有个戏班，每次演出，四周的庄人都去看。这个戏班，是一个叫“疤瘌脖”的老艺人带起来的，演出时，他敲皮锣，

敬畏传统

多年来，我们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都还没有达到观念上的一种自觉，就是首先重视、继承好，继而才能革新，却只偏于强调“改”。结果，常发现改了之后，还不如不改。

即掌鼓板，乐队听他指挥。他不要什么待遇，只要管饭就行。远村的和庄戏班，规模大，有一年我们村请他们来，唱了三天三夜，没有重样，我生病刚好，一场没漏，把眼睛看得好几年晚上怕见电灯光。那三天三夜，区上徐会长趁机上台讲话，台下总不安静，他高声喊道：“大家听我的！”指指后台：“那些都是胡噜杂！”可是，大家还是愿看“胡噜杂”，希望他早些讲完。和庄戏班是一个女艺人带起来的，那女的在戏中也扮演角色，演的戏有《青凤寨》和《诸葛亮招亲》，我后来注意，但一直没见在哪里演过。我们小少年，也模仿：“诸葛老弟，几日未见面了？”“三日未见面了！”“如同——三秋啊！”

界湖镇的戏班，历史更长远，是大地主袁世凯扶植起来的，起于1901年，经过了“长、春、富、贵”四个班，每班60人，会一百二十多个剧目，一帮专业人员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那一带看“大戏”，主要看他们的。当过界湖公社书记的阎文征，在书中专门写过

这个戏班的发展过程，对革命以后的新剧团，倒没写。这个戏班，正式名称是“界湖国剧社”。看，不光“大戏”，还是“国剧”哩！有人为贬他们，称“裹脚社”，但心里还是喜欢。关于名角马廷献、赵德仁，有许多传说故事，还有个饰演过“店小二”的小伙子袁风泉，长得帅，是我的好友。一次他们去石门村唱戏，让“棂子门”地主家姑娘约去，请吃了一顿，都说是那姑娘看中了他。

进城后，我先迷京戏，去大众剧场看市京剧团演的《红须客》，看得入迷。后来，眼睛好了，迷上了电影。

多年来，我们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都还没有达到观念上的一种自觉，就是首先重视、继承好，继而才能革新，却只偏于强调“改”。结果，常发现改了之后，还不如不改。艺术上一些年深日久成功的东西，动不动就改，这仿佛成了俗话说的“班门弄斧”，轻易而轻率。艺术的生命力是否长久，并不以新与旧来区分。样板戏，是在全国大抓革命现代京剧的基础上抓出来的，影

响了一两代人，人们差不多都会唱上几句。但当旧的都出来以后，大家发现经过大力改的、新创作的，还是略逊一筹，或叫“略失文采”吧！如京戏中有三个最好的调：南梆子、四平调、反四平调，样板戏中大大小小从头到尾没有这几种唱腔。原来是江青不让唱的，说是“靡靡之音”。毛主席却不，他喜欢，他曾让人找会唱京戏的姑娘专唱南梆子《霸王别姬》，自己一边打着拍子，一边跟着哼唱。京戏的发展，是徽剧进京以后，广泛吸收、创造、发展成的，吸收了包括高亢激昂的秦腔、委婉优美的昆曲以及其他一些戏曲，以至民间小调，发展成一种独特的、不同于任何剧种、任何剧种也不能取代的剧种，这就是人们说的“大戏”、“国剧”。有一天我看电视，听了一场昆曲名家的演唱，不管旦角、生角、还是其他角，不管舒缓或迅疾，都优美动听，许多地方，是从头至尾的半拍。音乐家能明白昆曲为什么好听，白先勇先生有眼光，他将昆曲推荐到世界各地，受到了欢迎。这一事，让我们很受启示。



□ 墨扬

故乡夏天的雨后，树林里、草丛中常常会生出一些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插在地上，煞是好看。更令人喜的是，它们还是餐桌上的美食。然而，并非所有的蘑菇都让人爱，有的虽然漂亮却有毒。因此，小时候每当看到这种蘑菇，畏如蛇蝎。

说来也怪，一日偶从网上看到一新事物，让我猛然想起了雨后的毒蘑菇。请看其模样：“那①刻—ωō哭了○○O了ωō真Dēㄉ乖了O”；“orz,n倒霉偶，偶婀9嫖：(了”；“99,3Qu姑力偶读猪，偶会+Ud!”

这是些什么玩艺？说的是啥意思？记者们给出了答案。原来，这种字叫“火星文”，又称“脑残体”，大多出自繁体汉字、日文汉字和生僻字，有时还夹杂一大堆杂乱的符号。上述第一说的是：“那一刻，我哭了，为了你我真的变乖了。”第二小题说：“对不起！你再不理我，我可就要生气了。”第三小题是说：“舅舅，谢谢你鼓励我读书，我会加油的！”

我自认并非是思想僵化之人，对创造、发明之类的新生事物，历来持欢迎态度。然而，对这种文字却有着意识上的警觉。因为它外表新奇好玩，本质上却如同雨后的毒蘑菇，恰以新奇的外形吸引青少年的好奇心，毒化汉字的正确使用和创新思维。尤值得注意

心疼咱们的汉字宝贝儿

网络乃虚拟世界，有其独立性，其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创新吸收的过程。但是，创新并不等于随心所欲，倘若新物有可能危及或毁掉本体，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应当在防微杜渐之列。

的是，由于网络的高速发展，加之学校对汉字的正确使用缺乏有效引导，目前在QQ空间、各大论坛里，均有不少人在使用“火星文”作为个人签名、简介以及聊天字体，网络上竟然还有专门的“脑残输入法”软件下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社会的警惕！

并不否认，网络乃虚拟世界，有其独立性，网络发展的本身也是一个创新吸收的过程。也不否认，每个人都有创造文字的权力。但是，创新并不等于随心所欲，倘若新物有可能危及或毁掉本体，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应当在防微杜渐之列。清人龚自珍有句警语至今振聋发聩：“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取其史。”要想毁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先去掉它的历史。文字作为承载历史的工具和民族生命繁衍的符号，必然在乎其中。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进入文字时代，抑或出现了文字阻断，它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便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并传承而极易消失，或者仅仅停滞于模糊的口语阶段。因此，无论是文字的改进，还是文字的创新，皆事关民本国体，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决不应等闲视之。

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唯

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其中，得益于“书同文”，汉字起到了主线贯穿的伟大作用。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简书、帛书、碑书固定到纸文献的经史子集，记载一脉相承、历史不绝，留下了众多史实、神话、传说、诗歌、轶事、民间故事，详细记录了中华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足迹，使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火延续。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汉字作为传播文化的使者，正在发挥新的更大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最可珍贵的传家宝。我们无权阻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息，相反必须为维护和承延这笔祖先遗产而不遗余力。

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很不喜欢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尤其寄希望于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演变我们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弱化汉字功能、破坏我们的祖本符号就成了一个突破口。这种情况下，“火星文”以对汉字扭曲书写为个性，以满足一些青年人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等特殊情感需要为诱惑，点燃了毁坏汉字文化根基、弱化汉语教学的火苗。如果任由其流行蔓延，假以时日，

一旦成为我们后代的主体交流工具，那么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就可能出现中断，进而发生的将会是由汉字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在“克制自由”，是在搞危言耸听，可我以为这样恰如教人识别毒蘑菇，有功无过，功德无量。因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至今仍在尝试彻底读解楔形文字，古埃及、印加、玛雅文明留给世人的是无穷无尽的考古猜测，了解古希腊文明曾经不得不转道阿拉伯文献，而古印度的梵文与梵剧早已被雅利安人阻断，这些已经为我们今天提供了雄辩的例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杂文家陈小川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心疼咱们的宝贝儿》，大声疾呼打假治假，保护我们的国货品牌。有鉴于此，今日照葫芦画瓢写下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末了，依小川先生的语言风格，再说上一句：看官们，多心疼咱们的汉字宝贝儿吧！这里，自然应包括小学汉字训练、大中学校汉字文化课，也少不了网络管控、网络抵制。当然，最要紧的原则是——全体国人正确使用汉字，并打心底里爱护和珍惜我们的母语。在下这厢有礼了！